

当代名家谈王二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书系

当代名家谈王一桃

茅盾等300家 执笔

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出版社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书系

总 编 王一桃（香港）
主 编 忠 扬（新加坡）
督 印 夏 浓（香港）

当代名家谈王一桃

ISBN 978-988-17102-0-8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执 笔：茅盾等300家
出 版：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出版社
地址：香港九龙洗衣街70号十楼（9/F）A座3号
电话：（852）2391 0255
传真：（852）2391 0255
发 行：香港青年出版社发行部
地址：香港北角渣华道82号二楼
电话：（852）2564 8732
制版印刷：城市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852）6551 3025
版 次：公元2009年10月第一版
定 价：港币28元正



一桃先生：九月廿六日
 去信及初稿華英表
 更紅二冊均早收到，
 足為為致所以足表，
 不是性而是目疾加劇，
 少字不待看，主改前仍
 付成下速方也，少附
 有如下更不難看，每
 月假清差一睦天，隨光
 為二子付解看，分作
 字，等才去，而信件

例也，不少，陰陽要者，
 我拖下事，此種
 情形，高針亮，陰金，
 苦作，其有題自，就知
 道，世切中，附聲，常由
 不見，清徐，我，不
 附聲，二科，譯紀，在
 勝利，成功，
 如此，立改，教，札！

沈勝冰

十月廿九日

一桃同志：

你真是一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诗人！

你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坚实的。因为它有深刻的反帝意识是连系在一起的。

爱国主义对你并不是什么抽象和空洞的东西，而是你的血肉和灵魂。

由此可知，你受到祖国文艺界和香港文艺家的广泛推重赞许，决不是偶然的。

你愿以一个抗日老战士的身份向你致敬！

张光



于北京

目 录

一、跟随鲁迅、沫若、茅盾、巴金步伐	1
二、获冰心、汪静之、臧克家等关怀	6
三、从三十年代作家中汲取力量	10
四、接受四十年代进步作家影响	15
五、向往解放区的新文艺新作家	20
六、获“七月派”诗人、作家热情鼓舞	28
七、与现代“九叶派”诗人切磋诗艺	34
八、和五十年代诗人们携手同行	37
九、永远高举爱国主义鲜明旗帜	43
十、作品充满强烈时代感人民情	49
十一、沿着现实主义广阔道路奋进	53
十二、王一桃现象：文学史上的奇迹	61

当代名家谈王一桃

一、跟随鲁迅、沫若、茅盾、巴金步伐

魏巍：也许我记得不错，我们大概是70年代末认识的吧，……你送我的几本书如《纯美的时空》、《壮丽的人生》等等，我都读了。……我想特别指出，你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坚实的。因为它同深刻的反帝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你生于马来亚，你从幼年起，即遭到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你对英国殖民者的血腥统治也是亲身经受的。你从少年起就接近进步的革命文化，受到**鲁迅**、**茅盾**、高尔基、罗曼·罗兰的影响，向往着一条光明的道路，并因此尝到铁窗的滋味……因此爱国主义对你并不是什么抽象和空洞的东西，而是你的血肉和灵魂。（《在香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诗人，——给诗人王一桃的信》，2005. 8. 4）

鲁藜：读香港诗辑无处不为我兄那源自祖国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与精神的光辉闪烁与您高超诗思灵光所吸引，特别是您那雕刻似的刀法深刻、线条分明而彩色缤纷的艺术魅力所征服。《香港诗辑》应是今天香港诗坛上一大卓越的诗篇，是一部真实的沿着五四以来伟大**鲁迅**先生的革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一部里程碑的作品，无可否认的是极高的战斗性的思想的诗篇！（《致王一桃》，1993. 5. 31，

1993. 6. 10)

李健吾：你的两篇文章都已拜读，对我的启示很大，我从中学了不少东西，这是必须感激您的。过去我也读**鲁迅**……但很难像您那样，集中散在名篇的卓越见解写出一篇文章。经您这样一集中，便很醒目，对我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致王一桃》，11. 17）

尹一之：**鲁迅**作品中的话，给了他力量：“**在火山的沉默中伏藏着爆发/在铁屋的漆黑中酝酿着光明**”，就是这种力量支持着他，挺过了将近两年的狱中折磨，经受了严酷的考验，终于无愧无悔地走了出来。（《书的人生，战斗的人生》，2007. 8. 20）

李何林：因忙，不能详复。我同意你前一说（即**鲁迅**的《赠蓬子》一诗是记穆木天妻子带儿子到蓬子家找穆木天事）。（《致王一桃》，1976. 12. 28）

高信：在我印象中，先生曾在国内工作，而且写过有关**鲁迅**的文章，于是顺便查阅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文学词典·现代第六分册》，果然在第28页查到。（《致王一桃》，1994. 7. 21）

屠岸：《香港 文艺之缘》内容丰富，文章朴素而动人，从**鲁迅**访问香港作两次演讲的历史一直写到当代，既为中国新文学留下珍贵的史料，也给读者提供了可读性很强的散文。（《致王一桃》，1999. 11. 11）

鲁煤：《香港：不寻常气候》写气象却着意人生，用格律却自然天成，写实却又含象征，短小却心长语重。你出生海外，又久居香港，但你的“文格”，却有五四以来**鲁迅**文艺传统精神。（《致王一桃》，2002. 10. 9）。

柯原：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纪念日。香港著名诗人王一桃以深情的笔触和凝练的手法，歌颂了**鲁迅**

先生的伟大业绩，倾诉了对**鲁迅**先生的绵绵思念之情。……读过王一桃诗作后，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诚如诗人最后写道：“**难怪雨后彩虹如此亮丽，整整七十年永恒于天际**”。不是么，**鲁迅**精神一直在而且将会长久地、千百年地永恒于天际，照耀着革命文学事业，引导我们胜利前进！（《血荐轩辕祭——读王一桃的《为**鲁迅**写的七十行诗》2006.10）

丁芒：纪念**鲁迅**，当然应该表现他的伟大。从“小”处着手是作者高明之处。鲁迅的两句诗：“**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启发了他用雨水作为贯串全诗的主体意象，一切关于**鲁迅**的崇高精神境界，以及人们对**鲁迅**的深切悼念，都通过“雨水”这一原始的比喻意象，发展为“泪水”这一象征意象。“泪水”的进一步升华和最终的定格，达到了**鲁迅**诗歌形象的最终完成。因此，我认为一桃此诗艺术手法是成功的。（《评王一桃〈为**鲁迅**写的七十行诗〉》，2006.10）

症弦：大作《为**鲁迅**写的七十行诗》非常雄浑有力，“他并非中共党史中的烈士，/却能以血荐给轩辕社稷。”这是广义的左派的最佳典范。（《致王一桃》，2007.12）

周海婴（**鲁迅**之子）：**友谊长存**（《赠王一桃》，2006.5.31）

于立群（**郭沫若**夫人）：收到了您的唁电、唁函。您对**沫若**同志的悼念和对我们的关怀，使我们十分感动。我和我的子女谨向您致以深切的谢意！（《致王一桃》，1978.6.22）

郭风：来信和《广西文艺》收到。《诗刊》等刊上的诗作和刊物上悼**郭老**文，均拜读，十分高兴。你能搞创作，能搞评论，为人民服务的门路宽阔。这值得学习。（《致王一桃》，1978.7.26）

李元洛：**王一桃**的这部诗集（《诗的纪念册》）也可谓独

创一格。作者以中国新文学史为纲，以按年龄顺序编排的162位作家与诗人为纬，将文情、诗情、时代情、以及作者主体感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轴前所未有的长卷，一道前所未有的画廊、一座前所未有的浮雕，从中可见作者感情的波澜，理性的思索，也可见人物的音容与灵魂，也可见时代的风云与潮汐。如《郭沫若》一章，作者开篇就作了尊重历史的揄扬：“**我爱你的女神，正如爱惠特曼/火山爆发似的无比奔放和浪漫/我也爱和你去逛那天上的市街/童话般的意境何其优美和深远**”，然后笔锋一转，同样是尊重历史的一分为二：“**你原是露珠、春鸟、新芽，到了晚年/竟变成陨石、纸花和荒谬的传单/但我仍爱你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每当我翻开中国新诗史第一卷**”。既肯定先行者的开创之功，也不为尊者讳，此之谓诗笔而兼史笔。（《玉碗盛来琥珀光——〈王一桃：诗的纪念册〉代序》，1995、暮春三月）

茅盾：尊作只看题目，就知道是切中时弊，曾由孙儿读给我听，我不能赞一辞。谨祝工作胜利成功！（《致王一桃》，1974. 10. 29）

柯原：读《湘泉之友》你回忆**茅盾**先生文章，深为感动。在当时文艺界“万马齐喑”的情况下，你能写出《不要硬搬和模仿》一文，而**茅盾**先生会对你赞许和支持，也可以看出这位大师的耿直人格和战斗精神。（《致王一桃》，2001. 7. 29）

韦韬、陈小曼（茅盾儿、媳）：奉上**沈老**回忆录下册，这几年，国内形势变化起伏甚剧。**茅盾**研究也经历了盛——衰——复苏的过程，不过有曲折才有发展，这也是真理。（《致王一桃》，12. 8）您在香港报刊上写研究**茅盾**的文章，您寄来的我们都拜读了，得益不少。寄上**沈老**的照片一帧，这是1980年11月间拍的，可以说是晚期的照片，或最后的几张照片。香港《新晚报》您纪念**沈老**的大作，如能惠寄一份，先睹为快，

不胜感激。……尊作《茅盾和香港两次文艺高潮》读了。近些年来文坛上掀起一股暗流，诋毁茅公，甚至鲁迅。您挺身而出，写文章捍卫他们倡导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我们敬佩欣赏您并决定支持您，把陈复礼先生1980年为我们拍的这张全家福送给您。……2001年3月27日是父亲逝世20周年忌辰，届时拟召开一次茅盾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把您顶住逆流坚持不懈地研究茅盾并不时发表文章的情况反映给学会负责人，他立即表示欢迎您来。现把父亲的著作送给您。……这次在桐乡开会，您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文艺观点和充满激情的发言，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下一届研讨会，欢迎您再来。（《致王一桃》，1994.3.22, 1999.8.19, 1999.9.24, 2001.5.21）

柯原：王一桃先生在海外，从小热爱祖国，向往光明，追求进步。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点燃了他心中爱国的火焰，正如《为茅盾写的100行诗》所说的：“而我头顶上这一文学星座/令人如同找到故国那样欢欣/这可是神奇而深邃的银河/缀满了会对话会眨眼的星辰……/其中有颗晶莹透亮的/就是引我走上文学路的茅盾。”从此，王一桃开始从事进步文艺活动，在侨居地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后回到国内，在革命文学的熏陶下意气风发从事文学创作和写作教学。不久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浩劫时代，他写的一篇涉及“革命样板戏”的文章，寄给当时已受排挤，处境十分不利的前文化部长茅盾请教。茅盾随即给他回了信，对他的观点给予肯定。这使得他非常感动，并为他写了两首诗抒写自己当时万分激动的心情。这些生动的事例，都被作者以灵动的笔墨，在他的长诗中展现出来，成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茅盾先生一生深入社会实践坚持为人民写作，但是目前文坛上有人却提出远离时代、远离生活、远离群众的创作主张，更有人否定鲁迅、茅盾等文学巨匠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王一桃对此拍案而起，在长诗中严正地宣

布了自己的文学信条，一再表示他“仍高举爱国主义的鲜明旗帜/继续为真理冲锋陷阵/仍弘扬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继续与时代与人民同步俱进！”这可以说是诗人发自内心的铮铮的诗的誓言，这正是每个革命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我本是一株不屈的木棉/又从白杨那里移植其忠贞/更应该把艺术献给伟大时代/更应该把诗歌交给伟大人民。”（《白杨风骨 红棉情怀——读王一桃〈为茅盾写的110行诗〉》，2006.7.12）

李致（巴金之侄）：这次您来成都开会，能结识您，我非常高兴。您为**巴老**写的诗写得很好。您不仅诗好，文亦好。《文化名人悲欢录》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朋友，读起来特别亲切。**巴老**仍在杭州休养。……您前年来成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您的感受，我在短文《割不断的文化情结——迎香港回归》（收入散文集《回顾》）有所记叙……**巴金**教我做人》下个月拿到样书后即送指教。（《致王一桃》，1996.9.23，1998.11.12，1999.9.20）

柯灵：赠诗拜领，感刻之余，尤深惶愧。致**巴金**信当转去，请释锦注。（《致王一桃》1995.3.28）

邹荻帆：寄来《香港 文学之桥》与卞之琳之合照等均已收到。遵嘱寄上与**巴金**先生合影一张。（《致王一桃》，1994.11.3—4）

徐开垒：《作家及其艺术世界》在印刷排校工作俱佳。与**巴公**的合照奉上，请收。（《致王一桃》，2000.10.28）

二、获冰心、汪静之、臧克家等关怀

冰心：有了爱便有了一切——王一桃先生留念。（《赠王一桃》，1994.5.11）

冰心：“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林则徐先

生句一桃先生正（《赠王一桃》，1994.5.26）

冰心：谢谢您的书！（《致王一桃》，1996.3）

陈恕（冰心女婿）：《文艺报》上你（写**冰心**）的大作早从报上已拜读到，这次寄来的修正件也都注意到了，谢谢。**谢先生**嘱我向你表示问候。昨天有幸听到你在**臧老**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现在寄去（**冰心**）先生的两篇短文，都是今年早些时候写的，有的还没有见报。我和吴青的报道文章，提到她的写作情况，还有一张照片有李岚清同志来祝寿的情况。谢谢你给**谢先生**送的饼干和我的小礼物……“在8月8日住院以前她（**冰心**）还给许多朋友和单位题词，在4、5月份她更精神饱满地接待家人和记者、电视台的采访，如新加坡广播局余亮亮和香港作家王一桃……”（《妈妈**冰心**喜度九十五华诞》，《新晚报》，1994.12.18）……《诗的纪念册》上次去医院把它带给**冰心**先生看了，特别给她看了她给你的题词，也念了你的诗作。诗写得很好。这次我请**谢先生**亲自给你写了回信，随信附上。……寄上**谢先生**给你题写的“诗选”书名，她近来病情尚稳定，我们亦比较放心……**谢先生**身体尚可，脸上还时时露出笑容，你的大作自然已给她看过了，她谢谢你送给她的书。……收到您的大作已给**冰心**先生过目。（《致王一桃》，1994.8.3，1994.10.21，1996.3.4，1996.4.1，1996.7.4，1996.10.4）

高缨：今日读到您访问**冰心**老人的散记，写得很好，这说明您有一颗沸腾激荡的诗心。文章非常热，胶，净，客观地描写了中国文学母亲的画像，主观上也倾诉了游子吟。好文好文，令人赞叹不已！您写**冰心**（我们的文学之母）的散文，那副深情，那般纯真，真叫我激动，并且忽然觉得我与您的心灵是一脉相通，而同时都得到了净化。（《致王一桃》，1994.6.30，1994.8.16）

汪静之：黄源吾兄，来信嘱为王一桃先生题字，自当

照办。我现正忙于整理旧作，等稍闲时再写。（《致黄源》，1995.5.19）

汪静之：诗是人生之味精——一桃先生教正。（《致王一桃》，1996.4.15）

飞白（汪静之之子）感谢您对我和湖畔诗社的深情厚意。……收到《真善美之歌》，尤为感动欣慰的是《这怎么可能呢——致诗人汪静之》也收入。……上海的会（汪静之诞辰100周年纪念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得成功，你的到来使会议生色不少，再次表示感谢！（《致王一桃》，1996.11.18，1999.3.24，1999.1.27，2003.1.1）

丁景唐：（在汪静之诞辰100周年纪念及国际学术研讨会）听君朗诵，人生一大快事。（《致王一桃》，2002.10.19）

臧克家 你来访，恰逢我精神较好，谈的时间较长，甚为愉快。我们对文艺的看法，大致相同，颇感欣慰。……我的《抒情散文选》你看得仔细，点出一些篇章，甚得我心，堪称知我。此次在会场晤面，未能叙谈。你的发言，你的朗诵，给大家增加了声色，受到朋友们的称赞。《香港文学》上你的大作，写得很好，众口夸赞。介绍我的旧体诗，字数不多，但分量不轻，是见慧心（不只慧眼）令我高兴，引为知己。我又得一位旧体诗知音。……你的笔头快，才思敏捷，文章明净，如行云流水，为我所爱读。你，热情，活动能力强。这一切合在一起，形成了深刻的印象。……能诗能文，活力充涌，令人仰慕。在我生日大会上，你朗诵《春鸟》，受到大家的赞赏。因为，你是诗人，朗诵不凭技巧而出于心灵。你到处开会，为文艺事业作出个人一份贡献。……你的文章与诗，如长江大河，读来有味。……你为人活跃，笔也活跃，心灵源泉之水汨汨，好东西不断产生。……你的《怎样学习写作》，创作与理论合而为一，堪称双璧。我觉得写作部分生动亲切有味耐读。写我的那篇，文短情长，“心有一点。”……从报

纸消息上，知道你的创作五十年研讨会开得隆重。五十年，你创作成绩斐然，得到许多诗友们的称赞。……你始终追求真善美，这点给我的印象甚深，从生活经历上，从文学创作上，都可以印证。我永不忘记，在我 90 岁生日大会上，你朗诵我的诗，那声音真动人，真美！……你朗诵我的《有的人》与《春鸟》，声音朗朗，字字热情，这才是诗人的朗诵，不是技巧，而是出自肺腑，影响至深，很多人听了（诗人在内）叫好，写信祝贺你。你的声音，至今在耳。我已 97 岁了，但身体尚平稳。你，诗的气势厚，又勤于写作，收获多，新诗一本接一本，体裁新，力追“真善美”。这种思想，足见你的文艺观，又能使笔下如流水，永不衰退。（《致王一桃》，1994.5.14，1994.9.17，1994.10.21，1994.12.4，1996.11.25，1997.5.8，1998.8.16，1999.2.25，2000.8.26，2001.5.13）

郑曼（臧克家夫人）：再一次谢谢您给“臧克家作品研究会”带来如此精彩的朗诵和论文！拜读大作《又见臧克家》，为您的细心观测、悟性、文采所倾倒，这是一篇最值得珍藏的访问记。（《致王一桃》，1994.10.22）

吕进：在筹备北京研讨会的过程中，臧老曾在信中提到您，对您大加赞赏，并说将邀请您与会。北京一见，感到臧老是有眼光的。您的确是一位富有诗人风度的诗人，颇有诗人魅力的诗人。（《致王一桃》，1994.11.3）

吴奔星：北京幸会，快慰平生，尤其是临别晚会，您的朗诵与表演，给人以美好的印象，为诗会增添了光彩。我们的合影，您显得最有生气……（《致王一桃》，1994.11.3）

李蕤：看到《诗的纪念册》封面上臧克家兄的题字和（扉页中）你们相见拥抱的热烈的照片，1994年北京盛会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致王一桃》，1996.7.9）

林林：想您是马来亚的归侨，我是菲律宾的归侨，说不定

还是闽南乡亲。在《赤道线上的歌唱》一书中，记得有你我的作品。很早我们就有书信往来，友谊是不算短了。您对住过的香港每个场所和角落，能引起诗兴，实在不易。《香港去来》我粗读一下，颇感轻巧有味，您是善于作短诗的。我以为要了解香港的史地知识，可读叶灵凤的《读书随笔》第三卷，若要了解香港的风情，不妨看看您的《香港诗辑》，觉得那是有意思的。（《致王一桃》，1994.9.3）

林林：《马来亚：三年八个月》组诗38首，感情充溢，意象鲜明，集短成长，由小见大。这是一首难得的佳作。它既是诗作，又是史实，留给后人阅读是大有益处的。作者在《热带诗抄》中所着笔的国家，虽然着重描写大事，但大都具有风土性，他对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便能见景生情。这些诗篇，叙事流露真情，爱憎分明，表达侨居海外的赤子之心，既勇敢地参加对敌战斗，又加强与侨居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者置身于事件的环境里，以现代人的眼光，回顾为和平反侵略而战斗的事迹。……把诗的传统现代化，是作者在探索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风格。（《〈热带诗抄〉序》，1994.11.15）

林林：今年是抗日、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您的《马来亚：三年八个月》长诗在内的《热带诗抄》五月出版，也当有纪念的意义。您风华正茂，多产丰收，生活与工作热情有劲。特别感谢您对《剪云集》的好评。……承赠“专集”（《香港文学与现实主义》），关于香港文学，大陆正很需要，您有书出版，可喜可贺！（《致王一桃》，1995.4.6，1996.11.29，2000.6.3）

三、从三十年代作家中吸取力量

郑尔康（郑振铎之子）：寄上先父遗照一帧，这是先父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照片中的最后两张的一张，照于1958年10月初，

也就是牺牲前半月左右，故弥足珍贵也。寄上先父百周年诞辰明信片一套，请留作纪念。（《致王一桃》，2000.1.12）

徐开垒：我个人与一桃先生相知，是从1978年开始的，当时北京正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知识界苦难的冰河开始解冻。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曾组织不少作家重新提起笔来写文章，当时一桃写的歌唱科学家**高士其**的作品《为了下一代》，正是经我手编发的其中一组诗，它构思新巧，用字简炼，节奏明快，洋溢着作者对新时期到来的由衷欢愉之情。……199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承他来沪过访，有缘畅谈，从而增进了友谊。（《缘，就从此时此地产生……——〈香港 文艺之缘〉序》，1996.4.21）

冯姚平（冯至之女）：《怀念冯至》看了很受感动，您真实地描绘了我父亲在“60年代、70年代他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的”的情况。谢谢您。从您文章还知道近20年来香港台湾的一些出版物以及大学教材都选用我父亲的一些作品。（《致王一桃》，1996.4.21）

施蛰存：阅大著，知香港文艺界情况不少，谢谢。我于1938及1940年两次在香港度暑假，当时已为远东一大都市，但以今日较之，犹为海上一圩集耳。……此文（《谁施以冬蛰的艺术永存——记**施蛰存**先生》）看了，你可以用，没有问题。照片三四天内寄到。……“日日新，月月新”——一桃先生勉之。（《致王一桃》，1995.8.22，2000.1.1，2002.10.21）

辛笛：十分同意**施蛰存**先生高见：“欣赏一桃先生平生立志要多做文章”……（《致王一桃》，2002.10.21）

黄源：你的《诗的纪念册》中的诗人，很多都是我90年来的诗友。感谢你！（《致王一桃》，1996.4.16）

李健吾：你的两篇文章都已拜读，对我的启示很大，……对我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致王一桃》，11.17）